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五

南菁書院

詩古微四

邵陽魏源默深著

正小雅文王詩發微上

問曰子論四始據服虔韓詩說以正小雅菁莪者我以前皆文
武詩而無成王又正雅皆周公述文武之德不獨魚麗以下始
爲周公而陳啟源則力斥集傳以文王之三作於周公之說且
據譜疏謂正小雅不言諡多作於未稱王以前大雅棫樸靈臺
下武三詩不言諡旱麓并不稱王或生時及未稱王所作與韓
詩說鑿枘不入然則毛詩果以正雅作於何人何世乎曰此其
大例已具於四始篇今更明毛詩韓詩之同正譜疏之失以申
周公成王繼志述事之義毛詩魚麗序發正小雅之通例但言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則是以
魚麗以前爲文武憂勤之詩魚麗以後爲文武太平之詩未嘗
言有成王之什故皇甫謐述毛亦以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爲
歌武王之德十篇數崇邱由庚由儀在內故知述毛詩也三家無笙詩疏竟以鄭譜之例爲
毛例謂魚麗以後皆成王詩無與於文武據序乎據傳乎四牡
毛傳文王率諸侯撫畔國而朝聘乎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
道爲後世法彼疏旣謂舉中以明上下而常棣之爲周文公詩
又見於左傳何待南有嘉魚以下始爲周公詩乎豈正雅首末
諸篇皆周公作而其中又雜以他人之作乎且謂正雅多作於
文武生前或未稱王以前則岐周侯國之風其詩宜入二南何
得爲王者之雅二南作於文王遷豐以後尙不爲雅而爲風也

牡所詠乃未遷豐以前之事苟非作自周公何以反列於雅即
譜疏亦言詩之大體事有在前作或在後大雅述文武之詩多
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於後追述其美何又函矢自陷
乎苟以序不明言則二雅周頌將無一周公之什史記何以言
周公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思慮且毛序於大雅特
著召康公成王四詩以明前此述文武者皆周公之詩毛傳於
小雅特著鹿鳴四牡至常棣皆作於周公以明後此諸篇皆不
作於文武之世孰謂其不明言乎呂覽言周公旦作詩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以繩文王之德韋昭謂文王大明緜爲兩君相
見之樂者周公欲昭其先王之德於天下杜牧曰大雅皇矣周
公美周之詩陳氏尙謂呂覽不足取信然則更有何書可信乎

據大雅文武詩分先後例之則知小雅亦以文武分先後鹿鳴

之三皆侯國遣使之事文王詩也天保伐木陳王禮以下至菁

莪八篇

據三家詩不數采薇出車杕杜及六笙詩

皆有天下之事武王詩也惟常棣

爲周公傷心之詩非文非武雖詩廁於文武之間而樂不常奏

故召穆公亦必傷時糾族而後奏之齊詩始際亦不數其篇第

蓋文王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武王有其位而自謂無

其德亦未遑作禮樂故成王周公承百年必世之後始制雅頌

一切繼文武之志述文武之事使天下後世法文武而已不敢

尸焉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猶言行事

往事也見王氏經義述聞

請更一一明之鹿鳴之詩鄭注燕禮曰君與羣臣

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而毛序亦兼羣臣嘉賓爲三

故燕禮曰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於大門之內皆諸侯鄰國之事不可施於武王成王且燕禮惟有好貨無幣而此言承筐束帛則是兼饗賓酬幣之禮矣

見周語聘禮并詳詩疏

燕禮歌鹿鳴之三

惟二瑟三笙而無琴則此是饗四方之賓於廟故升歌時搏拊琴瑟以詠矣故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明其爲四方鄰國之賓也乃孔疏泥序傳言盡心竭力謂嘉賓卽是己之羣臣至示我周行韓毛同訓

鄭注緇衣以爲示我忠信之道與毛傳至道同誼

陳氏啟源反

據箋謂置諸周之列位以證嘉賓卽羣臣尤顯違毛傳遑足與

言文王三分有二天下一家之誼乎昭十年臧文仲引此詩以爲周公不饗魯祭之徵亦見其爲周公述文王詩無疑矣四牡毛傳謂周公歌文王使臣之事而周道倭遲爲行岐周之道則

在未遷豐以前與地里志右扶風都夷引魯詩作周道郁夷者

合

案郁夷故城在今隴州隴坂在焉故師古謂使臣乘馬行於此道惟謂出韓詩則非也

與爾雅西陵威

夷韓詩經周道威夷者合

文選注引韓詩作威夷釋文引作倭夷玉篇賊夷阻險也

與周南

卷耳岡岵崔嵬僕馬虺隤爲使臣之勤勞者合蓋隴坂險阻之

名文王使臣聘問於西戎昆夷之國歸而勞之

蘇詩亦不隕厥問曰小聘曰問

謂文王亦不廢其聘問昆夷之事

所謂率諸侯撫畔國者謂率雍梁之諸侯與

昆夷之叛國而使之朝聘乎紂後漢書西羌傳亦云文王率西

戎征畔國以事紂文王世子篇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

諸故一則曰王事靡盬再則曰王事靡盬非徒見使下之禮亦

見字小之仁服事之忠焉信乎非周公不足以知文王之志而

尙謂其改元稱王繆矣皇皇者華與國語胥臣言文王卽位詢

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謀於蔡原訪於莘尹者合文王惟
有好問之德故亦以是教其臣國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諏
謀詢度必咨於周臣聞之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
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之以大禮重之以六德六德
皆文德別詳
答問先王取人以身苟已無是德則不敢以教人周公
欲後世君使臣臣事君者皆法文王故聘享燕射皆歌是三詩
使常若文王之存焉天下世世懷我文王於不替則懷我周於
不替矣鹿鳴之三爲周公專述文王者旣明則常棣伐木天保
之三爲兼述文武毛詩專屬文
王與此小異魚麗至菁菁者莪爲專述武王
亦可次第明之矣

正小雅文武詩發微中

問齊詩四始五際本於樂章皆正小雅三篇連奏之詩而舉其中篇以統上下如以四牡爲寅仲則知鹿鳴爲寅孟皇皇者華爲寅季獨於常棣伐木天保之三不舉伐木爲卯仲而獨舉天保者何鄭志荅趙商謂文武時兄弟有不和協之事故作詩感切之未可定爲成王時作而譜又從序謂周公隱其事託諸文王考此詩周公閔管蔡在武王歿後而厠之文武詩中者何伐木陳饋八簋天保于公先王皆有天下以後之事而疏以伐木天保屬之文王者何曰鹿鳴之三專屬文王魚麗之三蓼蕭之三專屬武王而常棣伐木天保之三則兼屬文武二王蓋樂雖作於後嗣而事必屬之先王詞雖及乎有天下而義必兼乎文王今齊詩既不先常棣而先伐木天保請循齊詩篇第而言之

周禮大宗伯賈疏曰伐木詩文王敬故也毛傳言君子遷於高位不可以忘朋友鄭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韓詩傳曰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

御覽初學記文選注

是韓詩

言昔人曾自親伐木勞苦之事故取興以歌其勞苦爲鄭箋所本與毛傳誼同故疏謂指文王未卽位時言之也大學言文王與國人交止於信而文王受命惟中身其未卽位時已年數十歲矣岐山草創王季復耄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桷啟之闢之其櫟其楮攘之剔之其廩其柘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於是舉閔天泰顙於罍罔之中其詩曰肅肅兔置椓之丁丁施于中林是則文王未卽位時恒卑服卽功友賢

人隱士故無逸與高宗之舊勞於外爰及小人並舉文王世子之法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我今貴居尊位矣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得無適有事而不來乎抑我有咎而不我顧乎醴酒不設而賢者辟色四簋不飽而賢者辟地得毋我貴而有失禮不如先王之重道乎相與共天位相與食天祿兢兢乎其或失之信非文王不能行非武王周公不能述也君奭曰文王尙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則文王之臣尤武王之朋友故舊也友文王之臣述文王之事繼文王之志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周公欲成王師武猶武之師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誠能尊賢養老心文王之心則今日之作樂吾知文王在天

之神聞之亦和且平矣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鹿
鳴以之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常棣以之以賓射之禮親故
舊朋友伐木以之醕我酤我爲無算爵鼓我舞我爲無算樂友
之云乎豈曰臣之云乎以文武作法其後猶有監謗者殺左儒
杜伯者至天保一詩則營雒邑宗祀文武時所作逸周書度邑
解武王告周公曰維天不享于殷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
辰是未室我所未定天保何暇寐又曰定天保依天室我南望
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母遠天室此詩三言天保
定爾以山陵岡阜川之方至爲祝卽周書所謂作大邑於土中
南繫洛水北因邠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也又以籲祀烝嘗於公
先王爲祝明在牧野追王之後而周書所謂設邱兆於南郊以

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也又以羣黎百姓徧
爲爾德祝者卽召誥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也明皆在有天下以後豈如孔疏作於未稱王以前之
謬說乎蓋宅鄙者文王之志而武王成之

逸周書文王受命之
九年在鄙召太子發

是文王嘗居鄙矣正因卜有維王之兆辟不敢居
故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宅雒作禮樂

定天保以終文王德化者武王之志而成王周公成之故書大
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天下諸侯悉來進
受命周公退而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然後周公
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
見文武之身焉然後曰嗟茲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然則
此詩作於召誥洛誥之時兼述文武故顓祀烝嘗於公先王言

福祿必本於天之單厚言壽考必本於神之貽爾言太平必本於民之質成若曰使王無得罪於歲無得罪於先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故天保佑成王而繫於文武之詩良以此耳蓋文武合德故周人追頌先王者往往渾而不分清廟之詩專頌文王而書大傳四述其事皆以文武並言彼論伐木天保諸詩言文則恐其遺武言武則恐其遺文者皆不達詩書之例禮樂之情者也然則常棣一詩如之何曰齊詩先采蘋於草蟲異於毛詩篇次而合於儀禮樂章則不先常棣而先伐木必有所受國語言召穆公傷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常棣處變非常作之樂明矣且但言作常棣而不言作常棣之三則或一篇專奏而不必與伐木天保爲三終亦未可知矣蓋常

棣言死喪禍難闔牆本爲雅中之變竊疑糾合宗族而奏之則

以常棣伐木天保爲三終毛詩篇第是也奏之於賓客臣下則

以伐木天保及他詩爲三終齊詩始際之次是也齊詩與伐木天保連奏爲

何篇今不可攷然正雅皆三篇相比惟菁莪一詩孤立無至毛屬疑齊詩伐木之三不取常棣而取菁莪也說詳下篇

鄭皆以常棣爲文武詩呂記引朱子初說亦曰燕兄弟者文武

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鄭譜謂周公隱其事託諸文王隱

之爲言痛也文王友於二虢刑寡妻以至兄弟武王同母兄弟

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

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史記世家周書大匡解曰武王十三祀王

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王乃旅之以上

東隅文政解曰王在管管蔡開宗循孔晁注管管叔邑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

化也是二叔之監殷也王使之其循化也王旅之逮周公誥康叔

而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共

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弗友于弟爾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

茲無赦則知二叔久染商俗以違文考友于之教矣周公以文

武能容養管蔡於生前而已不能化之於身後中養不中才養

不才已之不及文武甚明君子無其德則不敢作其樂不有諸

身則不敢以教人吾於天倫終身缺陷何敢復言兄弟之事無

已則天下後世其師我文武乎尊其爵重其祿同其好惡恩榮

鞞鞞然其時死喪孔懷者兄弟邑考之以孝全忠也急難禦侮

者兄弟克殷監殷管叔康叔咸效其力也其時兄弟之助過於

朋友

前四章皆述文武時恩及兄弟之事後三章乃述已及管蔡之事

汔予小子身而反之今